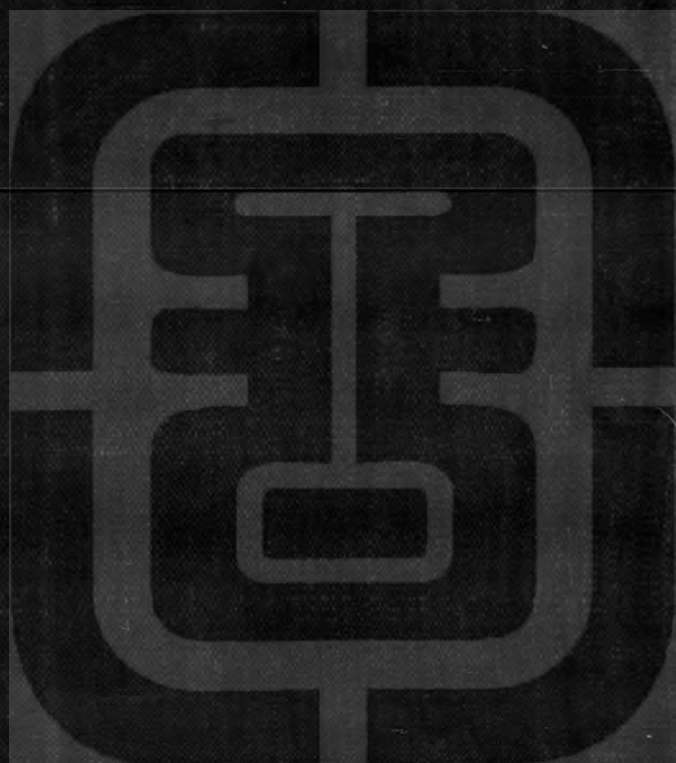


史記

一百五之一百十

列傳
扁鵲舍公
吳王濞
魏其武安侯
韓長孺
李將軍
匈奴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導于意孝文帝時醫奉詔問之又為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為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

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為鄭鄭縣名今屬河間也。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

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師故號云舍長

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也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

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

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間音閑

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母泄扁鵲曰敬諾
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
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
承取露及竹木上取水之以和藥服之三十
十日當見
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
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
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墻
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
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膽
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左右
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
者濡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
沉細水穀
來見堅實特以診脈為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
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
診占為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
令齊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

扁鵲倉公傳

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須
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
家叙此事亦
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為大夫
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
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
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
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
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
與子輿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
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
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
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
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

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能死有罷來我又射之中罷罷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云

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

扁鵲倉公傳

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

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

正義曰言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亡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鄆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泉曰魁也而

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

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

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向

者蓋虢至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傳云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並滅也

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扁鵲至虢宮門下問

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既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

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眾事中

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

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蹙而死索隱曰蹙音歎○正義曰釋名云蹙是氣從下蹙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

至今日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

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

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史附下又音跌○正義曰史附二音應劭云黃

帝時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音灑反謂石針也橋音九兆反案杭毒尉謂為按摩之法天橋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杭

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尉謂毒病之處以藥物尉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

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

衝脾之原出于太白腎之原出于太谿心之原出于太谿少陰之原出于太谿膽之原出于丘虛胃之原出于衝陽三焦之原出于陽池膀胱之原出于京骨大腸之原出于全谷小腸之原出于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

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荒也腸胃漱

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女之

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為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郅視文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

問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望

夏觀其脉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揚玄操云切按也望

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脉當沉浮而滑也赤聽聲正義曰素

問云好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寫形問云次得

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

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

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

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孫云腸為陰五藏募皆在腹

故云募皆在陰背為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

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陰陰募在腹也針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

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

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任所在也子以吾言為不誠

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音張循其兩

扁鵲倉公傳

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

不瞋舌擡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魏君魏君聞

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

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

臣幸甚索隱曰謂魏君自謙云已有先生則活無先生

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嗟唏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奄精泄橫流涕長潛徐廣曰一

因涕泣交流嗟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音接

索隱曰潛音山長潛謂長垂淚也忽忽承眅索隱曰音接

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歷足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正義曰八

十一難云脉居陰部反陽脉見者為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
脉雖時沉澹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脉居陽部而陰脉見者
是陰乘陽也脉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
絡脉也素問云延緣絡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索隱曰
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脉十
五絡脉陽維陰維之脉也
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膈在胃
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
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升九
合也言經絡下于三焦及膀胱也
是以陽脈下遂廣
曰一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
作隊陰脈上爭脉下遂難反陰脉上爭如絃也
會氣閉
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
謂八會也
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
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
謂八會也
而

扁鵲倉公傳

素問云組
赤脉也

破陰絕陽之色已發

徐廣曰脈亂故形靜

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

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
支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

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

此數事皆五藏斃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

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為下工知二為中工知三為上工上工

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

輒有五解一藏為下工解三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

藏為中工解五藏為上工也

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

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
三陽太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會聽
會氣會也
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正義曰熨兩臍下
熨兩臍下索隱曰案言

減之齊和煮之以更正義曰熨兩臍下
熨兩臍下索隱曰案言

謂尉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太子起坐

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

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

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傳玄曰號自晉獻公時

是時焉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傳玄曰是

得有號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時齊無桓侯裴駰云

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

理正義曰上音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

出桓侯謂左右曰醫晉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為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

扁鵲倉公傳

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

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

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

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

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

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

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傳玄曰

無桓侯駟謂是齊侯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

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

正義曰病厭患多也言而醫晉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

人厭患疾病多其也所病猶

瘵病也。故病有六不治：一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二不治也，輕身重財；三不治也，衣食不能適；四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五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六不治也，信巫不信醫。賈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賈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賈隨俗為變。秦太醫賈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各意。

扁鵲公傳

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采以禁方。子之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臟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其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

懲反傳乘
傳送之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

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縈

曰緹音帝縈
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

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

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

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

刑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孟康云黥

劓二左右止一凡二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

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焚焚小女痛

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誼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

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

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

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

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

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

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

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

徐廣曰意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

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

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

扁鵲倉公傳

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
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
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實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載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
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
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
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二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

扁鵲合公傳

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

七姓反

也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

於恭反下

後八日嘔膿正義曰死成之病得之飲酒

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

脈得肝氣肝氣濁徐廣曰而靜徐廣曰此內關之

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入尺為內關也脈法曰脈長

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

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

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

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

長而絃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

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
 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
 不及遂上魚為溢為外關內格比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
 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
 入天為覆為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真藏
 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各太過也不
 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及
 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
 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癆腫八日嘔膿死者切
 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
 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
 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
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
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各曰寸口其骨自

高從寸至尺各曰尺候故曰尺寸後尺前各曰關陽出陰入
 以關為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
 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
 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以腹至足也及八日則
 嘔膿死故上一二分而膿發至界而癆腫盡泄而
 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
 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
 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女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
 曰氣鬲病病使人煩蕪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
 少憂數忤食飲索隱曰忤音疑乞反忤臣意即為之
 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

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徐廣曰

又作龜躁而經也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又數

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為

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過心主徐廣曰過音唐過者

刺其心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高為

也故煩滿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

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

也

齊郎中令循病眾醫皆曰以為廢是人中而刺之臣

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令人不

扁鵲倉公傳

得前後洩索隱曰洩音所出反前洩謂小便後洩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

洩三日矣臣意飲正義曰於禁反以火齊湯一飲得前

洩再飲大洩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

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口氣脈無五藏氣右口脈大而數數

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

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上徒吊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

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

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往正義曰唯惟癸反冬時為王

十二

使於楚至莒縣正義曰莒密州縣陽周水而莒橋梁頗

壞信則擊正義音牽車轅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

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

間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

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

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

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

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

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間濁徐廣曰在太陰

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未

扁鵲合公傳

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痺客脬索隱曰

音直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痺音單旱難於大

小洩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洩再

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滌索隱曰滌

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

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

之而大堅正義曰深一作沉王叔和脈浮之而大緊者

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

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

十三

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臣意診其脈曰肺

消痺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

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

堪療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

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

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

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

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瀼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各平脈也此五藏高之

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

扁鵲倉公傳

曰不平脈候動不定曰代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

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

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

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

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丸

病者即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絕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

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絕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

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絕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即當狂走

後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

即死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

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病痾少腹

痛。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痾也。

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

義曰龍魚反圖云大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痾痛。

臣意即謂齊太僕臣饒內史

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後二

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如

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

徐廣曰一云來然合然合。

合也。是脾氣也。

正義曰卒音葱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

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

右脈口氣至

緊小。

正義曰上音結忍反。

見痾氣也。以次相乘故三十日死。

扁鵲倉公傳

三陰俱搏者

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太陰

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急期。一搏一代者。近

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

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眾醫皆以為寒中。臣

意診其脈曰迴風。

迴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益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

藏故曰迴風。

迴風者。飲食下益。輒出之。而輒出不留。法曰

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

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

下益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

正義曰分扶問反。

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

十五

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
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蹶胃滿即為藥
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

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病

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

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

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索隱曰澆音士

顧野王云手足液身軀為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眾

扁鵲倉公傳

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刺其足少陽

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

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

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

其脈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

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

則腹腫臣意即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

即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即更為火齊湯以

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即愈

故濟北王阿母

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姪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

茲已自言足熱而邁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

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已

索隱曰言尋則已止也○正義

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已止也

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

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

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

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為方多伎能為

所是案法新

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

往牟市之

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

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

也王曰得母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

扁鵲倉公傳

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為不然不賣諸侯

所至春豎奉劍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

之即仆於廁嘔血死

索隱曰仆音赴又音坂北反

病得之流汗

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

關內之病也

齊中大夫病齩齒

正義曰上丘耳反釋名云齩朽也蟲齩之缺板也

臣意灸

其左太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

六日病已得之風及卧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

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

來召臣

意臣意往飲以葇藟

正義曰葇藟音二音

藥一撮以酒飲之

扁鵲倉公傳

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

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

枝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

望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官者平平好為脈學

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

氣也當至春菑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

死官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

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

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君公立即示平

扁鵲倉公傳

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

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

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

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

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眾醫不知以為大虫

索隱曰即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

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

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

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

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

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上本反，蹶逆氣上也。為重。

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上本反，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

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

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安，召臣意，諸客

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

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

扁鵲合名公傳

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

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弱腎也。此所謂腎

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

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駟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婿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

反姓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

効之，効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

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

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

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

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
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
藥索隱曰謂以煙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
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
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
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
也

臨菑汜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汜音凡衆醫皆以為
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蟻瘕徐廣曰蟻音繞○索隱曰立音饒擗舊音遶遐○正義曰人腹中短虫蟻瘕為病腹大上膚黃蠶循

扁鵲倉公傳

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蟻可數升

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蟻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

音蠶○索隱曰又如字 篤不發化為蠱臣意所以知寒薄吾

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

下寸關尺共有 其尺索刺鹿髓而毛美奉髮徐廣曰

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

反鹿髓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鹿髓是婦人之病也徐

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是蟲氣也其色澤

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迴風迴
風之狀飲食下嗇輒後之徐廣曰如前病得之飽食

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曹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扁鵲倉公傳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

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為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為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為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

扁鵲倉公傳

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

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讒石。夫悍

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死氣愈深。

索隱曰：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

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

行為重困於俞。徐廣曰：音始，俞反。忿發為疽，意告之後

百餘日，果為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旁上骨名也。

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

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各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

王即位十一
 卒謚孝王
 衆醫皆以為蹶
 臣意診脈以為痺根
 在右脅下大如覆杯
 令人喘逆氣不能食
 臣意即
 以火齊粥且飲六日
 氣下即令更服丸藥
 出入六日病已
 病得之內診之時
 不能識其經解
 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
 里成開方
 開方自言以為不病
 臣意謂之病苦脊風
 索隱曰
 合反風病
 三歲四支不能自用
 使人瘖
 徐廣曰
 瘖音徒
 之名也
 瘖者失瘖也
 讀如音又作
 瘖即死
 今聞其四
 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
 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
 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
 診之其脈法奇咳言

曰藏氣相反者死
 徐廣曰反
 一作及
 切之得腎反肺
 徐廣曰反

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
 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姓
 處名故上云公之師元里

臣意診脈曰牡疝
 索隱曰上音母
 下音色諫反
 牡疝在

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
 臣意謂之慎母為勞力

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踡
 徐廣曰一作踡
 正義曰
 上十六反下九六反謂打

也
 要蹶寒汗出多即嘔血
 臣意復診之曰當旦

日夕死
 索隱曰安未旦日明日
 也言明日之夕死也
 即死病得之內所以

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
 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
 陽首以言陽脈之翻入

虛裏
 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
 一番一絡者
 徐廣曰
 絡一作

結 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

扁鵲倉公傳

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問：臣意曰：所期病

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針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

年，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

吳王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

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各籍屬左右之人。不脩

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為方數者事之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久矣見事數師王義曰上色更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

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

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

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

意心論之以為非病也以為肥而蓄精身體不

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

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

五十當安卧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謂深藏之一作

扁鵲倉公傳

董○索隱曰董音董

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

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

過也臣意論之以為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

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

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

十是謂易賀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

逐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

知慶所師受慶家富善為醫不肯為人治病當

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慎毋令我子孫知

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
 曰臣意不聞師慶為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
 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
 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為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
傳得古方也
正義曰謂全傳寫
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即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
 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
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
 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為愛公
 所索隱曰言於意所
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
 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母以教人臣意曰得
 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

補鵠倉公傳

居有間公孫光間處正義曰上音
閑下昌反臣意深論方見

言百世為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為國工吾有

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為方吾不若其方

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

曰索年中謂中年時也中
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揚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
見反人姓名也

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
猶言須也當知公

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

子男殷來獻馬因師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

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
反謂好術數也公

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
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

以意屬楊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

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邑學臣

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脉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

期王禹徐廣曰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

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脉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各之曰結也當論俞正義曰所居

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

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

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

扁鵲倉公傳

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

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

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

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

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

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

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

而當刑緹紫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哭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

上池祕術 長桑所傳 始候趙簡

知夢鈞天 言占號嗣 尸蹙起焉

倉公贖罪 陽慶推賢 効驗多狀

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

凡人身中

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

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

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

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

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

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

故短也 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

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為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

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

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

千六百人又為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

有散膏半斤主裏血溫五藏主藏榮脾裨也在助

神云光王女子母其肺重二斤三兩六葉兩耳凡

八葉主藏魂魄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櫛也其神八

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

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脉也其神膽在肝之

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取也言人有

也其神五人太一道君居紫房胃重二斤十四兩紆

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

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

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一小

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

分分之少半廻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

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大腸

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

當齊右廻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廻

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

史不交傳四

二八

布鵲倉公傳

二十九

二十九

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

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燕也言咽物

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為土故云主地氣也喉龍重十二兩廣二寸長

一尺二寸九節喉龍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龍與咽

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太

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也言其處似車鉅故曰鉅門即廣腸之門又名贛也手三陽之脉從手至頭長

三尺五六合三丈一手有三陽兩手為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

脉從手至臂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

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為六陰故云二六一丈八尺也足

三陽之脉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

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脉從足至臂長六尺

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二尺合三丈九尺各各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

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臂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

兩足躡脉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

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脉各長四尺五寸

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脉長一十六丈

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脉長短之數也督脉起於

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

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脉為二十四并督任兩躡四脉都合二

十八脉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則一度也寸口脉之大會手太

寸

寸

扁鵲倉公傳

陰之動也

太陰者脉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瀼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脉行三寸。一吸

脉行三寸。呼吸定息脉行六寸。

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

呼吸上下。呼脉上行三寸。吸脉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

人一日一夜凡

一萬三千五百息。脉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

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為一

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

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

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為八百一十丈。陽脉出行二十五度。陰脉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脉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脉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

扁鵲倉公傳

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為癰也。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五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
汗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
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緡之分晉方暴秦
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

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
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索隱曰案濞濞
字也音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

曰仲
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

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云間行走雒陽索隱

曰謂獨行從他道
逃走間音紀閉反

自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

致法廢以為郟陽侯

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郟水
之陽音合正義曰郟陽故城在

同州河西縣
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

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

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

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蕪縣之西會音古允反甄音鍾布走荆王

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

以填之索隱曰填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

曰十二年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

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

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

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二年反五十年有三年駟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

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為難又吳楚出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不

吳王濞傳

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

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

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

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為衍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為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八十

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

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

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向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

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為鹽以山海之利不賦國用富饒

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

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傳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帝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
 葬至吳吳王温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
 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
 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
 稱病不朝驕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
 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
 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
 律曰凜不得行使人代已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
 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
 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
 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

三石渠傳

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

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章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

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

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

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

錢者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

二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為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

產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有所興作以少府錢

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二踐更居更過更也此

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

與平價官繼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
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成邊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
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
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比漢初因秦法而行
之後改為繇歲時存問茂材實賜閭里作郡國吏
乃戍邊一歲
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駟按如
淳曰訟公也○正義曰
訟音容言其相
容禁止不與也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
者太史公盡言吳王
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
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能使
其衆鼂錯為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
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
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
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

吳王濞傳

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
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
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
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
過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索隱曰案即山山
名又即者就也煮
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
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
年冬楚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太后
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
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
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

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

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

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為齊分為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

西王索隱曰詭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

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善聽讒

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索隱曰案言舐糠盡則至

曰吳王濞傳

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

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

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有累足猶懼不見

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張華反所聞諸侯削

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王曰然有之

子將奈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

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

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

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

御史大夫鼂錯奏惑天子侵奪諸侯救忠塞賢
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
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
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殺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內以鼂錯為討
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拍者下
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
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數倉之粟距漢兵治
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
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
恐其不與乃身自為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

吳王濞傳

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

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

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

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

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

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王喜京王之子諸侯既新削

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

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

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

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

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為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

曰六上高岸傳

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嗣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

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

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僂辱之為故漢書

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按專以僂辱諸侯為事

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註亂天下正義曰欲

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

謹聞教敝國雖挾地方二千里人雖少精兵可

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

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二十餘萬寡人

雖不肖願以身從諸王越直音直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

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

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

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如淳

曰告東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正義曰越東使定之。

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齊諸王與趙王定河

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浦津關。或與寡人會維陽

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搏

胡衆。索隱曰搏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龍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

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

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

六生傳

所出之以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

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代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敝國雖貧。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

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

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

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

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

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

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

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

史列傳四
金佗封賜皆倍軍法

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

其有故爵邑者

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甯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甯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晁錯調兵竿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

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晁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

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通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

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

而罷方今計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

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

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臣

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為太常正義曰今

盜為太常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駟

案漢書曰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

盜奉宗廟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

盜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

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盜來亦知其

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

見盜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盜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侯

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悉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

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

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

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其難與爭鋒楚

平

吳王百海傳

兵輕正義曰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

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

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饒道彼吳梁相敵

而糧食竭乃以全疆制其罷極破吳必矣條侯

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平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車

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

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

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

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

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

吳王濞傳

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

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

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

疾西據維陽武庫食數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

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

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

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椎鋒之計可耳安

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

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

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
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
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
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
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吳令入戶使從
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
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令先下家室必完能
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
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
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兵十餘萬破蕩城中

吳王濞傳

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
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走
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
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
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
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
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
義誘受天下亡命臯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
以私錢淆亂天
下錢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
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

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
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
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
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曰願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
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
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
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
及不如詔者比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
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

吳王濞傳

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
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
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
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
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下邑縣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
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
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
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

十四

三

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也東

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

啗東越音徒覽反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

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縱○索隱曰縱音

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

在潤州丹徒縣東練辟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

冢在縣北其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

處名為相唐吳王子子華子駒云

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

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

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

曰吳王濞傳

兵歸膠西王乃袒洗席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

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

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

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顏當徐廣曰姓

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

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

壁謁曰臣印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若將軍遠

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

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

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

奪諸侯地印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
 發兵且以銖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
 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
 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
 出詔書為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
 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
 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
 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
 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
 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

吳王伯傳

陸侯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
 地為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滬之王吳由父代

音所辛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能薄賦斂使其

眾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

索隱曰謂與太子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

鼂錯為國遠慮禍反近身表盜權說初寵後辱

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

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為權首反受其咎豈

盜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濞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矜携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奔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卅觀津人

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卅也。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喜賓客。孝文時嬰為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

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

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

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

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

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

竇嬰文門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孝

景二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

室也又姓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

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為郎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籍者

亦得呼為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

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

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文字王孫乃拜嬰為大將軍賜金千

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蘇林

曰自今之裁度取為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

正義曰監音甲衫反吳王自傳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魏其武安侯傳

為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

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兀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發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

為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

得魏其謝病屏居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

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

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

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

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閉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

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又音帝相提借相抵也論音路頓反是白明揚主

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毒蟲怒必螫人。又

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則妻子母類

矣。索隱曰謂見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

挑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

太后豈以為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

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兼反又當

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為丞相。難以為相持重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

音蚡生長陵魏其已為大將軍後方盛蚡為諸

魏其武安侯傳

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者為諸未貴往

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

蚡益貴幸為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孟諸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孟孟中所為

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孟二十六篇雜家書

兼儒墨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孝景崩即日太

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

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

封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
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
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
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各武
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
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弟曰君侯
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
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
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

索隱曰案推轂謂自卑下之如

魏其武安侯傳

為之推車轂也

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

列侯就國除關

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

以禮為服制

索隱曰案其時禮度

踰後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

以興太平舉適諸竇

索隱曰適音直華反

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

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

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

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

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韋昭曰欲奪其政也

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

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武彊侯莊青

翟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為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章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確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為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

魏武安侯傳

以肺腑為京師相

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者也。一說肺碎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按顏此說並是踈謬。又改腑為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口

廣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澹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顧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誑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

屈下於已，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當是時

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

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

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

坐其兄蓋侯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南鄉自坐

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武安由此

滋驕治宅甲諸第徐廣曰為諸田園極膏腴而市

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如

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借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後

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

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

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

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

魏其武安侯傳

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

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索隱曰案何

作嬰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漢書音義曰官主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

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

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張晏曰自奮奮也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

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

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正義曰謂所殺傷數十人不

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徃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

魏其武安侯傳

索隱曰搏音博謂擊之

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

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

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

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

釣稠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

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

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

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

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

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

後棄之者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

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

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報音夜音謂人生平

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弛漫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

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

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

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

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

服素隱曰案服謂替功之服也故應灌夫曰將軍乃

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

魏其武安侯傳

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

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

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

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

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

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乃駕自往迎丞相

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

尚卧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

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

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

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

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

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

夫聞怒罵籍籍福籍福惡兩人有却乃謾自好謝

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

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

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

魏其武安侯傳

魏其元光四年春

徐廣曰疑此當是二年也其說在後

丞相言灌夫

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

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

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

夫人

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

有太后詔召列侯宗

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

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却魏其

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

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

席耳餘半膝席

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

灌夫不悅

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

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

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與女孫各賢也。索隱曰：案漢書

二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

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

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咕啣

耳。五音亭昭曰：咕啣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咕啣氏音出。輒反。

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

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李何地自安處也。灌

魏其武安侯傳

夫曰：今日斬頭陷胷。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也。漢書作死也。何知

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

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

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

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

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

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

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武安吏皆為耳目。諸

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

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

魏其武安侯傳

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論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倪，音普係反。倪，五係反。埋蒼云：脾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贊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

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頽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肉此所謂技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豈

披音疋彼反○正義曰鋪披反披分析也

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

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

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

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

車轅下隨母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為長也

吾并斬

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

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

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

魏其武安侯傳

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辦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錄錄

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案設者脫也

上謝曰

俱宗室外家

正義曰嬰景帝從翼蚡太后同母弟

故廷辯之不然此一

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

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

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秃

老公羽言嬰無官位板援也首鼠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秃翁指寶嬰也

韓御史良久

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為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

自謙遜為可喜之事音許既反

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

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
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
齟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齟齬也土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
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
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
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
所為欺謾其所言灌夫實賴川事故魏其不對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
及罪人司空主水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
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
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

魏其武安侯傳

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

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
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
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

詔書獨藏魏其家家
丞封漢書音義曰以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

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

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痲索隱

曰痲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

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

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

上張晏曰蚘偽作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一月

飛揚誹謗之語駟案張晏日月晦

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著日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其月者見春垂至，至恐遇赦贖也。

春武安疾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為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為終。周建子為正月，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二月，正月為三月，二月為四月，至十月為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

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元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分明年。

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前謂之襜褕。郭璞云：蔽膝也。說文

魏其武安侯傳

字林並謂之短衣。

入宮不敬。

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褕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

婦人服也。

淮南王安謀反覺，始王入朝。

徐廣曰：建元二年。

武

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

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

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

直武安，特為太后故耳。

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為枉於武安侯，為不直特

為太后故耳。

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

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

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
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
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
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冤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

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

雜家說於騶田生所

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嘗受韓子

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

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

索隱曰將音翳扞音汗

張羽力戰

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

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

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

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徐

曰景帝姊。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姊也。而泣曰：何梁主為人

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

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

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主念太后帝在

中，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

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

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

禮責望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

帝長傳傳

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

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紆也。駟案侘音刃亞反。論也。索隱曰漢書作媯音火亞反。

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今天下盡知太后帝

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

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

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為

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

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

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

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蒙縣各○索隱曰抵音丁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

禮反蒙縣各屬梁國也。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

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徙中為

二千石田甲云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

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

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

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為內史竇太

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為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

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

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

韓長孺傳

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

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

詭勝匿孝主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

索隱曰此語見元國語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

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

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

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

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

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

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

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遂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

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

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

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素隱曰悅漢書作犯

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

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

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

士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

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

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

薛長孺傳

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為漢太尉親貴用

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

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為北地都尉遷為大司農

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

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

行王恢燕人也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

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與

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

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

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
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
魯縞許慎曰魯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
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
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其明年則元光元年
鴈門馬邑豪翦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翦
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
以利陰使翦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
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

韓長孺傳

信之以爲然許翦翁壹翦翁壹乃還詐斬死罪
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
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
武州塞徐廣曰在鴈門○索隱曰崔浩云當是時漢
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
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
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
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李奇大中大夫李息
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王諸屯御史大夫韓安國爲
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御史大夫韓安國爲
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

六十五

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王擊其輜重正義

曰釋名云輜厠也所載衣服雜厠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

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

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

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

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

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

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

帝長孫傳

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

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

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禔

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祗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漢書

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撓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撓屈

弱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

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

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

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

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
 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
 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
 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貪
 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貪
 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
 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
 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
 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各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
 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
 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隨車蹇如淳曰為天子
 道引而隨車蹇
 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

禮長孫傳

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
 復以安國為中尉歲餘徙為衛尉車騎將軍衛
 青擊匈奴徐廣曰元
 光六年也出上谷破胡龍城龍音將軍
 李廣為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
 斬贖為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
 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衛青擊之出
 鴈門衛尉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
 幽州縣安
 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
 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

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

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

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為御

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

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然也。將屯又

為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

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

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

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

韓長孺傳

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

安國忠厚 初為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

信秦時為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

紀廣家世世受射

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

孝文帝十四年

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

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為漢中郎廣

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

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

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今子當高帝時萬

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

為騎郎將張晏曰為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

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

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類

曰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

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音鬼○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

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

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

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

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

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我曰內官之半貴者○索隱曰案董芭與服志云黃門丞主密近使聽察天

李將軍傳

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

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二人

還射正義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

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類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

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里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

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

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

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

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

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

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
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
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
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
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
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也出護其
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
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是時會暮胡
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
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

李將軍傳

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
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
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
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

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錘器受一斗畫炊飯食夜擊持行名

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

然亦遠斥

部校尉一人部有曲
曲有軍候一人也
索隱曰音
類面反
日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
鈴也蘇林曰形如鈴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即
柄也埤蒼云錘温器有
柄斗似錘無緣音譙
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
古字通用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

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案許慎淮南云片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之去。漢

李廣傳

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

李廣傳

侯孫

孫灌嬰之孫名強

屏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

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

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

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

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

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於是天子乃召拜

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

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

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

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視之石也因復

李將軍傳

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所居郡間有虎嘗

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

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

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

言家產事廣為人長後臂如溥曰臂如俠通肩其善射亦

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

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溥曰射戲末

疏密持酒以飲不勝者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

正義曰飲音於禁反以為廣之將兵之絕之處見水土士卒不盡飲廣

不近水土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

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
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
其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
召廣代建為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
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
以功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後
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
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
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
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

太子將軍傳

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圍
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駟案鄭德曰黃有弩淵中黃朱之子孟康曰太公六韜曰
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射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間弩各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
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
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
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
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
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

太子將軍傳

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
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年為輕車將軍從
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索隱曰中
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若在法令故云中率元狩二年中
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
中當第八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
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
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
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
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

李將軍傳

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然無尺寸之功以得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
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
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
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
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
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
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
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今廣并於右將

軍軍徐廣曰主爵趙出東道東道少回遠而大軍

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廣自請曰

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

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

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如淳曰

數所敗奇為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毋令當

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為中

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

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

李將軍傳

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

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

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

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其案索趙軍亡道或失道索

曰謂无人道引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

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正義曰絕度也遇前

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

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

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迴廣未對大

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

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
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
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
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
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
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
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
偃又音許乾反
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
戶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

十子軍傳

腹子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

李蔡以丞相坐侵孝景園墾地

索隱曰墾音人絹反又音乃鍛反又音而

宣反案墾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墾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當下吏治

蔡亦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

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

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之怨

大將軍青之恨其父

索隱曰小顏云令其父恨而死

乃擊傷大將

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

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

雍地形高故云上

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

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

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

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

二十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

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視地形無所見虜

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

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

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徐廣

李將軍傳

口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

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

志云祁連山在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

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十四

百一十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

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

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

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

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
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季氏名敗而隴西之
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

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

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

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

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李姚氏云桃李本

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徑也以前唐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信物故也此

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李將軍傳

索隱述贊曰

後臂善射 實負其庸 解鞍却敵

圓陣摧鋒 邊郡屢守 大軍再從

失道見斥 數奇不封 惜哉名將

天下無雙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九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二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

祖名○索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妻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

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二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

終子國獯粥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

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

橐駝

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駝 橐駝索隱曰按

驢

包音音託作 正義曰畜許又反 驢索隱曰說

義曰

贏音力戈反 正義曰說文云駝駝馬父贏子也廣忘云

決蹄也

發蒙記刻其母腹而 駒駝徐廣曰似馬而青

生列女傳云

生七日超其母 駒駝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

駒駝馬青色

音陶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 驪驪徐廣曰音

屬

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 逐水草遷徙母

城郭常處耕田之業

然亦各有分地 音索隱曰分

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

長則射狐兔

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長 士力

能彎弓

索隱曰彎音烏還反 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

獵禽獸為生業

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

匈奴傳

也其長兵則弓矢

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

遁走

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

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

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 漢書曰單于姓

曰

纏音丁帝反 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

義曰

周本紀云不窟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 變于西戎邑于幽其後三百

有餘歲

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 亶父亡走歧

下而幽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 始作周國也其

八十一

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氏

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

按吠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壯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後十有餘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

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居于豐鄩放逐戎夷

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

即涇沮水也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

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至衰詩人作怨刺之詩不能復雅也而穆王伐犬

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

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郤

匈奴傳

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

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號曰驪戎遂取周之焦獲

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獲亦名剗口亦曰剗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獲也而居于涇

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

鄆鄩而東徙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

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鄆鎬列為諸侯也始列為諸侯是後

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

胡廣云鮮卑東胡別種又案雁奉云秦築長城徙士亡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為號齊釐公與戰

于齊郊索隱曰釐音詹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

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

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紀邑索隱曰蘇林記音凡今頰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為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之間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出輿彭彭豳城彼朔方

匈奴傳

毛詩傳曰彭彭四馬兒朔方北方○正義曰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也

周襄王既居

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

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

維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晉文公攘戎翟居

于河西園洛之間

徐廣曰園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馬翊問○索隱曰二蒼園作園地理志

云園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園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涇沮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也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

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郟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為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園路之間號

赤狄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

以西有繇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繇諸城秦州秦嶺縣緄

戎正義曰上立昆字當作混顏師古云翟獯之戎徐廣曰在

天水獯音九○索隱曰地理志天水有綿諸道狄道應劭以

獯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獯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

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獯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義

戎邑漢獯道屬天水郡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大荔

邑城時為義渠戎國秦為北地郡也徐廣曰後更名

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

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

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

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三城即大

荔三城荔徐廣曰在安定烏氏○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

力討反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

之故地後入戎秦惠胸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胸音頤

王取之置烏氏縣也胸衍之戎○索隱曰案地理志胸

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而晉北有

鹽州古戎狄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

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樓煩之戎索

曰如淳云林胡即僭林為李牧所滅也地理志樓煩縣各屬

鴈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

地也風俗通云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

故樓煩故地也漢書音義曰烏丸或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倍隨水

緄

翟

戎

獯

岐

梁

山

涇

漆

之

北

有

義

渠

大

荔

胸

衍

之

戎

索

隱

曰

身及五十一

四

匈奴傳

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鈞山名在鴈門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索貉即其

貉在應陰館音亡格反

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
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
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
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
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
昭也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
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
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
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宋長
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頽毀
焉公奚且嶺東西死極蓋趙靈王所築也

自代並音傍

匈奴傳

白浪反陰山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
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

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
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

峻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

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

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韋昭曰地名在上谷
○正義曰按上谷郡

今焉至襄平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置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

三國邊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其後趙將李牧時匈

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

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索隱曰

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築四十四縣城

臨河徙適戍以充之適音丁而通直道索隱曰蘇

安八千里正南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

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各五原雲陽雍

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曰臨洮

陽山北假中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

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日縣故城

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

傳云五原北假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

匈奴傳

傳云五原北假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

匈奴單于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

然○索隱曰案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黎孤塗單于

而匈奴謂天爲撐黎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

象天故曰撐黎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七安讀漢書不詳

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

也曰頭曼韋昭曰音曠○索隱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

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

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

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

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絳黃接取其上英鮮者作

烟脂婦人採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視

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各妻作闕氏今生少子而單
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依此讀漢書也

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

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

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

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

索隱曰鏑劾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采

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

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

射者冒頓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

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

匈奴傳

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

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

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

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

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

壬辰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

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

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

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

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友。正義曰：按境上斥埃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

匈奴傳

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曰：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

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

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

左右谷彘王服虔曰谷音慶彘音離左右大將左

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

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老日徐廣曰屠一作諸故

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

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蘭氏正義

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

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

匈奴傳

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

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

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

以西接月氏氏羗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

云漢置武都郡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纂

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羗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羗三苗姜

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闐之西南羗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

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

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代國秦漢代縣

城也在蔚州羗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

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

彘王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

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

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為俛起什百之中是也

裨小王相

封徐廣曰一作將

都尉當戶且渠之屬

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

渠姓蓋本

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

會籠城

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

三龍祠

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蹄林漢書音義曰匈奴

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蹄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蹄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趨蹄林則眼處說是也

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褴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襜聲相近或以林為襜也○正義曰顏師

古云蹄者筵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无林木者尚堅柳技衆騎馳蹏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

校人畜

正義曰許六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

國如傳

入其家有小者軋

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軋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輾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輾其骨節若今之厭蹠者也

大者死

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

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

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曰上戊巳其送死有棺擲金

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

張華曰匈奴近幸臣妾從

死者多至數千百人

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舉

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

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

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善為誘兵

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
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後
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東居北去
匈奴庭接間水七千里又云匈奴於是以
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
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
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
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
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

匈奴傳

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
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鴈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
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
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
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索隱曰駝音武江反
案青駝青色馬也
北方盡烏驪馬索隱
曰說
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
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

正義曰鄭玄云駝不絕也說文云
駝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

定襄縣漢
平城縣也

文云驪
黑色

索隱曰案詩傳
曰赤黃曰驪

正義曰鄭玄云駝不絕也說文云
駝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

索隱曰案詩傳
曰赤黃曰驪

正義曰鄭玄云駝不絕也說文云
駝面額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

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
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
鄉索隱曰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
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
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
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
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
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
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
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

匈奴傳

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
王盧縮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
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
驕冒頓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

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
上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脩和親之

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
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

漢書云高后時冒頓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
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
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

索隱曰案漢書
季布諫高后乃

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延州城本擊

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

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

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

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

名也等詐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

親皇帝讓書并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

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

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

匈奴傳

良馬疆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

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善國各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

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及

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

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

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

郎中係雲淺奉書雲音火胡反○索隱曰請獻橐他

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疋馬也皇帝

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

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漢書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

漢界上塞下之地今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

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

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

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

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

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

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

匈奴傳

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

主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

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

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

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

治錦袷袍各一比余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

反案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黃金飾具

帶一漢書音義曰黃金有紕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

一字○索隱曰漢書見

作犀毗此作胥者及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各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見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鈎也則此帶鈎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西漢書憲成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

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紵正義曰緜音帝綠繒各四十四

索隱曰案說文二云綠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謂者今有遺單于後

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

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弟別之孝

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官者

燕人中行說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傳公主說不欲行

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

匈奴傳

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

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

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昭

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都奉反○索

隱曰字林云湩音竹用反穆天子傳去牛馬之湩曰菟人所具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

䟽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正義曰上漢遺單于書

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

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

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漢書音義曰：穹廬，施帳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

匈奴傳

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

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

喋音謀利口也而佔佔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者冠固何當所益○索

隱曰鄧展曰佔聶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停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因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

念無為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

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

蘖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

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食也音若靡監之監則候秋孰

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

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

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卬爲餅侯卬丁反索隱曰

匈奴傳

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

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城縣東二使奇

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

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候騎至

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羅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八

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團兵處於是文帝以中尉

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

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

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密奔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

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

侯董赤

正義曰音赫

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

徐廣

曰內史樂布亦為將軍

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

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為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

匈奴傳

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深惡民負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闡然更始徐廣曰闡音掄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秋蓬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

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案跂音岐又音企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二蒼君云蠕蠕動貌音軟淮南云日比蟲蠕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山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遣之歸本國改單于無得更以言詞誦於章尼等責其違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

匈奴傳

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

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

匈奴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

人聶翁壹

索隱曰：高帝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音名也。老故稱聶翁我或然也。

奸蘭

奸音下干

蘭犯禁私出物也。

出物與匈奴交

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

詳為賣

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

以十萬騎入武州塞

索隱曰：蘇林云在鴈門也。

漢伏兵三十餘

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

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恠之乃攻亭是時鴈門尉

史行微

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土史尉史各二人也。

見寇葆此亭

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

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

尉史乃

告單于漢兵所屠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

匈奴傳

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鴈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二歸漢囚赦廣赦廣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

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

音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即

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

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奔與胡也

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

彘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

索隱曰稚音持利及無音士差反斜音鮮誕生音直牙

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

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

索隱曰於單音丹於

單云降漢漢封單于為莎安侯數月而死伊稚

匈奴傳

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

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

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

朔州善陽縣北二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

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

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

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

眾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

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

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

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

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
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
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
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
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
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正義曰蘇武父也得以身脫而前將軍
翕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
漢漢封為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
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
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大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

匈奴傳

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以誘
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無近塞居止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
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
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支音刪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
故事云匈奴故祁連焉支二山乃識曰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矢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歎惜乃如此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
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
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金佛像曰
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

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
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曰張掖縣

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

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我祁連山使我六畜
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各天山亦曰

白山得胡首虜二萬餘人裨小王以下七十餘

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

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右賢

王右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

匈奴傳

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

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耶王休屠王居西

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耶王與休

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漢使驃騎將軍往迎

之渾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

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

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

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

○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

史記以爲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

內郡人民皆往充實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

一百四

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馬其慕從者凡十四萬匹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

匈奴傳

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君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

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今若縣姚氏今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

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

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

於事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

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

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

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

匈奴傳

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

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

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

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

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

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

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

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

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

奴河水而還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

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

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

客韋昭曰王使來客官也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

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

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

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

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

而單于大怒立斬王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

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

匈奴行

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

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

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

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

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正義音致以求

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

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而西置酒泉郡正義曰今肅州以葷

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

云太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郡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為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荒而擊大夏而臣之都焉水北為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

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漢書

音義曰胘雷地各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是歲翁侯

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可臣從也楊信

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

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

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

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食物

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

吾太子為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

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

匈奴傳

其辯其少年以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

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

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約為兄弟主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

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

死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

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

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

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

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

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

師廬徐廣曰烏一作魯立為單于年少號為兒單于是

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

直雲中右方直酒泉噉煌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

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

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

匈奴傳

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

留相當是歲漢使二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

令因杆正義曰音于將軍數築受降城其冬匈奴大

雨雪畜多飢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

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

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

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明年春漢使浞

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

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雁劭云浞野侯既至期

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

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
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
求水匈奴聞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
郭縱為護維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
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
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
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
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
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咄音鈞又音吁犁湖為單
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咄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

匈奴傳

徐自為出五原塞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數百
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郭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郭山中
小城亭候望所居也
至廬朐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
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郭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
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窮
即築城郭列亭至廬朐也服虔云廬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
名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
疆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云漢
居延縣故城在甘
州張掖縣東北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郭強弩尉路博德
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郭即此也長老傳云郭北
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
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
列亭郭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

一百一十一

任文擊救

漢書音義曰漢將也

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

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

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匈奴單于

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

單于

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

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

春秋大之

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

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

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

匈奴傳

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正義曰漢遣

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

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

正義曰在伊州

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

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

漢復使因杆將軍數出西河與疆弩都尉會涿

涂山

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去者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

毋所得又

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

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

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為反重文用反

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

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

匈奴傳

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

正義曰自北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

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

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

正義曰御音相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

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死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

之際則微

索隱曰案韓國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

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

無實而衰之是也

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

權

徐廣曰微音皎○索隱曰微音丁堯反言求

而務調

納其說

索隱曰說音稅

以便偏拍不參

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

徵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

彼已將率

詩云彼已之子○索

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等也

席中國廣大氣奮

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

不成得禹而九州寧

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

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

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

匈奴傳

儉狃葷粥

居于北邊

既稱夏裔

式憬周篇

頗隨畜牧

屢擾塵煙

爰自頓冒

尤聚控弦

雖空帑藏

未盡中權

傳終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十

